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1.016

# 卡西尔神话思维探析

王瑜<sup>1,2</sup>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2.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卡西尔认为,整个人类文化是反映人类心灵的无限连续的符号形式,神话作为人类最初的那些心智的想象,是人类把握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方式。这种“心灵图像”“符号形式”是与人类心灵某种“先验的”机制相关联,且最初级的阶段就表现为神话思维,而神话思维的独特地位在于,它作为一种法则,在本质上影响着人类精神的发展和演变,进而产生出宗教、艺术、历史、科学等人类精神领域的全部产品,因此卡西尔把神话奉为各种文化形式的母体。神话的起源,即世界和万物的起源,秩序和智慧的起源。伴随起源的发生,人类自我意识经历了一场持续的危机,通过神话思维的内部运动,人类从蒙昧混沌中逐渐获得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神话是文化的,而不是原始的。

**关键词:**卡西尔;神话思维;起源;危机

**中图分类号:**B8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1-0119-07

## 一 问题的提出

卡西尔是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三大主将之一,被贴的标签是“文化哲学家”,他的名著《符号形式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人论》(An Essay On Man)、《语言与神话》(Language and Myth)、《国家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State)总在不断地讨论神话问题,他的神话研究带有浓厚的文化现象学意味。维柯、谢林的神话思想对卡西尔的神话理论均有影响。美国学者唐纳德·菲利普·维莱纳(Donald Phillip Verene)指出卡西尔是20世纪唯一发展出一种神话理论的重要哲学家,但《神话思维》(Mythical Thought)英译者查理·亨德尔(Charles Hendel)指出,卡西尔理论的潜在影响“尚未被充分认识”,有待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卡西尔认为,整个人类文化是反映在人类心灵的无限连续的符号形式,神话作为人类最初的那些心智的想象,是人类把握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方式。这种“心灵图像”“符号形式”是与人类心灵某种“先验的”机制相关联,且最初级的阶段就表现为神话思维,而神话思维的独特地位在于,它作为一种法则,在本质上影响着人类精神的发展和演变,进而产生出宗教、艺术、历史、

科学等人类精神领域的全部产品,因此卡西尔把神话奉为各种文化形式的母体。神话的起源,即世界和万物的起源,秩序和智慧的起源。伴随起源的发生,人类自我意识经历了一场持续的危机,通过神话思维的内部运动,人类从蒙昧混沌中逐渐获得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

## 二 神话与起源概念

以泰勒和弗雷泽为代表的人类学家们指出,神话表达了人类几近被遗忘的起源(origin),与神话被一起遗忘的还有历史和史前时期发生的自然和其他灾难,这种人类学的方法指出了神话学概念是关于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自然和超自然的关系。卡西尔承继德国先验唯心论的路径,将神话视为“纯粹神意识的奥德赛”(odyssey of the spirit),神话不止具有宗教意义,而且具有宇宙意义。卡西尔从“外部世界客观化”即人认识世界的视角,进一步解释,在神话-宗教意识的过程中,神话表达了人类精神的最初取向,体现了人类意识的独立建构,所以神话必然是哲学问题,而对神话意识内容的哲学探究以及对这些内容的理论解释可以并且一定得追溯到科学哲学的起源。之

收稿日期:2020-07-06

作者简介:王瑜(1981—),女,湖南双峰人,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神话学、文艺理论研究。

所以选择神话,是因为“整个物质世界掩蔽在神话思维和神话幻相之中”:

在世界作为经验事物的整体和复杂的经验属性出现在意识面前很久之前,它就表现为神秘力量及其影响的集合。而当专门的哲学思潮出现时,它的世界观却不能立即从这种观念中脱离出来,这种观念是它的本源和天然的精神土壤。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哲学思维一直保持着一种中立,就起源问题而言,似乎在神话的方法和真正的哲学方法之间模棱两可。这种双重关系在早期希腊哲学为这一问题所创造的“起源”(origin)概念中得到了明确而深刻的表达。它标明了处于神话与哲学之间的领域,但这界线本身兼顾它所分割的两个领域,代表着神话的“开端”(希腊文ἀρχή,英文beginning)概念与哲学的“原则”(principle)概念之间的中立点。<sup>①</sup>

我们可以对古希腊思想中“开端”的概念略作考量,开端(ἀρχή)的希腊语含义有两种,一是起源和开端,二是统治。这个“开端”有时是“始源”,有时是“起源”“本源”等各种变体,但本质相同。统治则意味着一种根本原则对世界的规定性。希腊哲学史中,一代又一代思想家对“本源”进行认识、探讨、修订,如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本源是水”,毕达哥拉斯说“万物的本源是数”,等等。拿任意一个其他古文明来比较的话,比如古代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不会用“本源”问题来显示一个“传统”,一个“系列”,一个一以贯之的问题,中国古代的“何为天道”是不同流派的思想的聚合。按照奥托(W. F. Otto)的说法是“起初总有神”<sup>②</sup>,神话的开头通常都是“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有次”……将人带回到被人忘却的、古老的遥远年代,在那里,世界是神秘的暗黑,一团混沌未开,在宇宙的开端,“本原”(origin)就是表示一种原始状态,希腊时代的思想家们,都在探询万物的开端或本原,卡西尔说:

第一批希腊自然哲学家在各种不同

的意义上理解并界说了“开端”。他们所询问的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实,而是一个本质的原因。“开端”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开始,而且是一个“第一原理”。它是一个逻辑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年代概念。<sup>③</sup>

为了理解一样东西,我们必须追溯到它的第一原理。第一原理就是万物的原因和起源。一旦追溯到了它的起源,事物就变成了可理解的、正当的、合理的。关于神的“起源”的思考,我们还可以参看赫西俄德在《神谱》里的表达,这部大约创作于公元前8世纪的作品,被认为与《荷马史诗》共同奠定了希腊民族的精神气质,作为第一次尝试,这些叙事史诗将传统神话作为其思考的基础,在宽泛的意义上涉及了宇宙论,又涉及了诸神的本性,即思考的重点放在世界的诸神的起源。《神谱》断言:卡俄斯(chaos)先于一切事物开始存在,卡俄斯之后紧跟着就是大地盖亚和皇天乌兰诺斯的出现,之后出现了爱神厄洛斯,厄洛斯诞生与天地是同一时期,是爱让天地结合,之后再产生了河流、提坦神族,最后提坦神族被宙斯代表的奥林匹亚诸神打败,宇宙从而被更高级的秩序力量所主导。在《神谱》中,忒弥斯(Themis)是宙斯的第二个妻子,她是掌管法律和正义的女神,又是时序女神与命运女神之母,在《神谱》中第一次出场是被称为“可敬的忒弥斯”,赫西俄德这样交代她崇高的地位:

第二个,宙斯娶了容光焕发的忒弥斯为妻,生下了荷赖(时序三女神),即欧若弥亚(秩序女神)、狄刻(正义女神)和鲜花怒放的厄瑞涅(和平女神)。这些女神关心凡人的工作。他俩还生了摩伊赖(命运三女神),英明的宙斯授予她们最高荣誉,这三位女神是克洛索、拉赫西斯和阿特洛波斯,她们使人生有幸与不幸。<sup>④</sup>

在《理想国》第十卷(616B),苏格拉底讲述了一个关于勇士厄尔的故事,通过厄尔死后复生,从

①Ernst Cassirer. Mythical Thought. Ralph Manheim tra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1.

②Walter F. Otto, Dionysus. Myth and Cult. Robert B. Palmer trans.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5, p.29.

③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④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蒋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4页。

冥界走出,向世人描述了一个宇宙世界的模型:

走了四天他们来到一个地方,从这里他们看见一根笔直的光柱,自上而下贯通天地,颜色像虹……这光柱是诸天的枢纽,像海船的龙骨,把整个旋转的碗形圆拱系在一起。推动所有球形天体运转的那个“必然”之纺锤悬挂在光线的末端……<sup>①</sup>

这个篇末的大地神话非常引人注目,这里面细致描绘的“必然”纺锤与八环世界通常被视为柏拉图对宇宙的构想图,“整个纺锤在‘必然’的膝上旋转”,“‘必然’的女儿,‘命运三女神’……拉赫西斯唱着过去的事,克洛索唱着当前的事,阿特洛波斯唱着将来的事”。人们可以在这里想象圆拱球体与“必然”纺锤垂直相交构成和模拟诸天的运动,同时这个大地神话等同于忒弥斯也就是“必然”的形象,诸天有八层,虽然各自有不同的运行轨迹和运行速度,但它们是一个整体,因为柏拉图把八层天球比作天球音乐,八音合奏形成和谐的旋律,这意味着宇宙的整体和谐。柏拉图在另一篇著名的神话《蒂迈欧篇》里则进一步描述了宇宙的诞生,“两条同心圆环垂直相交”的浑天仪式设计,在两个圆环的中心形成一个大“十”字,他给这两个圆圈配有规则的运动,然后在宇宙中心安放了“灵魂”。《蒂迈欧篇》36E 这样写道:

创造主按自己的意愿造就灵魂以后,就在灵魂之中构造有形体的宇宙,并把二者放在一起,中心对中心。灵魂从宇宙中心扩散到各处,直抵宇宙的边缘,无处不在,又从宇宙的外缘包裹宇宙,而灵魂则自身不断运转,一个神圣的开端就从这里开始,这种有理性的生命永不停止,永世长存。<sup>②</sup>

在柏拉图那里,所有的法律都来自于神明,神话语境下的“起源”就是存在的天性与秩序,这也是卡西尔要延续的解释路径。这种四个空间部分围绕着一个中心的格局,在卡西尔看来就是神话

思维在设计整个神话生活方式的空间形式,通过援引尼森(Nissen)的主要著作,说明神话-宗教的神圣情感的“交互转换”,即通过这种情感自身表现在对空间关系的直觉中,从而获得了最初的客观化。简单地说,这种空间划分,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被分割,人们最初在太阳的东升西落、光的感知中分辨白天与黑夜,也是对大地这条“横轴”认知,进而人们这一横轴的中心确定一条垂直线即“纵轴”的那一刻,纵横两线的相交形成一个汇点,这个汇点便是神圣化的开始。卡西尔考察“temporal”这个词源于词根“templum”,即“切割”(to cut)的意思,于是:

最初,它表明属于神和献祭给神的神圣领地,后来扩展开来,标示着每一片划分的土地,每一块分界的田园或果园,不管它属于某个神、某个国民,还是某个英雄,但是根据原始宗教的直觉整个天体是一个封闭的献祭区域,因为神殿里居住着神授的生命并由神授的意志统治着。<sup>③</sup>

这是一个神圣的起源,那散布着恒星的苍穹、天地之间无处不在弥漫的就是神的实体。在深受希腊文明影响的罗马宗教的整个体系里<sup>④</sup>,这作为一个整体的神圣空间里,从这个“起源”即汇点出发,开始安排这个统一体的神圣秩序,按照占卜官的说法,由太阳运行轨迹所确定的东西线被一条从北到南的垂线一分为二,其中东-西线称为“正线”(Decumanus),南-北线称为“基线”(Cardo)。天空分成四部分,这一部分是南,相对的部分是北,这一部分是东,相对的一部分是西,这是宗教神话思维最初的基本坐标图式。这个图式通过形塑永恒的质料开启了一个支配整个宇宙的有序原则,即天地大法。今后的人间事务,从宗教生活传递到法律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天界观念的媒介,个人、社会、国家如同在神的跟前被划分而获得一块确定所属的空间,而每一块神圣空间都有一个确定的神灵,即每一领域都有相应掌管的神。卡西尔在“符号”的概念

①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20页。

②柏拉图:《柏拉图全集:四卷本(三)》,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7页。

③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④卡西尔说:From this first purely local partitioning developed the entire system of Roman theology.“正线”和“基线”的译名是采用了黄龙保、周振选译本。

中找到了这种媒介,它具有最广泛普遍的意义,也就是说,通过感官符号和图像来表达一些有智慧的东西。符号的特点是一种人与世界新的相互关系,即感官和精神之间一种新的合作,合作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圣灵的内容只有在它的显现中才能显露出来;理想的形式只有在它用来表达的感觉符号的集合中才能被了解。”<sup>①</sup>

法国哲学家马特(Jean-Francois Mattei)对柏拉图神话思想的解释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点,他从代表柏拉图“世界秩序”的同心垂直圆图进而演绎出天、地、神、人共同体的一四分形象,这被视为开启柏拉图神话的钥匙,因为在《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这样向卡里克勒解释(507e7-508a6):

天与地、神与人,都是通过同仁、友谊、秩序、节制、正义而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把事物之总和称作“有序的”宇宙,而不是无序的世界或暴乱。<sup>②</sup>

宙斯打败对手提坦神族,把世界分配给了诸神,并且为人类确立了狄刻(Dike)女神,即一切事物中固有的正义和秩序,奥林波斯从此永存不朽并永在明亮之中……荷马以前的天地王权,还有与人的世界相混的奥林波斯神权垂直交叉形成一四分模式,中心的交叉点是柏拉图视为均衡、秩序的原点,这个原点永不可逾越。“这些神话的呈现方式是‘天地神人的联接’。我们将看到,这一宇宙的四分形象总是从某个原初的中心出发,其所包含的四个元素从中获得基础和合法性。”<sup>③</sup>这种神话“起源”的定义与卡西尔不谋而合。在卡西尔看来,柏拉图的神话观则简明质朴,他不纠结于无休止的细节问题,而是在纯粹知识的整体这一维度来思考世界作为一个自主的整体,神话作为知识本身的一种形态和一个阶段,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进而发展成一种真正创造的和构成的力量。如果拿柏拉图与智者式的神话解释作一番对比,同时代的智者们的粗劣造作、复杂琐碎的解释不过是玩弄才智。将卡西尔“本源”(origin)和柏拉图的“本原”(希腊词 Arche,原、初,始基、本源)概念略作比较,可知“起源”的概

念在神话世界里,是一切万物的起源,通过大地神话中正线与基线呈“十”字垂直交叉这种符号化的表达,原本杂乱无章、一团混沌的质料被划分、界定,开始有了秩序和规则,起源即秩序与规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说“谁要是意在研究综合性的人类文化系统,都必须追溯到神话”<sup>④</sup>。“起源”问题在各民族的创世神话中不断重现,人们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兴趣,宗教思想史家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对“起源问题”在大量著作中再三探讨,旨在说明所有神话的目的都是为了唤起、或者毋宁说在某种意义上重建一个“创世事件”,这不仅仅是一种怀旧的情绪,而是人们需要复活那些创世时刻的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力量。“那些最重要的事件被周期性地再现、激活,人们颂唱宇宙创生的神话,重现诸神的典型身姿,这是为文明奠基的行为。这体现了对‘起源’的眷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人们对原初的乐园的眷恋。”<sup>⑤</sup>

### 三 神话与危机问题

卡西尔谈论神话中的起源问题时,与另一个问题——神话中的危机(crisis)问题紧密关联。起初,混沌和大地的关联性可以在世界各个民族的创世神话中发现丰富的素材:埃及宇宙神话中被称为 Nun 的无边无际和无特征的水废物,在巴比伦神话中被称为 Tiamat 的原始广阔空间,以及创世记的无形虚空和深渊,中国古代的盘古神话中的黑漆漆模糊一片……英文词 chaos,表示一个虚空,一个深渊,无限的空间,无限的黑暗,未形成的物质,而在希腊文学中的“混沌”,我们发现了更强的内涵,即不可穿透的黑暗和不可测量的整体,以及一种巨大的不透明,秩序的不存在、不被感知、不可知。维柯(Vico Giambattista)在《新科学》(The New Science)中讨论了尤西比乌斯(Eusebius)的《论偶像崇拜的根源》(The Origins of Idolatry):“原始人类简单而粗鲁,由于对目前威力的恐怖就创造了诸天神。因此,是恐惧创造了世界上的神。但是,正如公理中所指出的那样,不是

①Ernst Cassirer. Language. Ralph Manheim tra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p.86.

②柏拉图:《柏拉图全集:四卷本(一)》,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2页。

③马特:《柏拉图与神话之镜》,吴雅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④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⑤转引自柯克:《希腊神话的性质》,刘宗迪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页。

别人在人身上唤起的恐惧,而是自己在人身上唤起的恐惧。”<sup>①</sup>起初人类的神话,也就是人类的感知和情感,初民面对着混沌幽暗、危机四伏的神秘世界,一切都是此时此地的被给予,在即时印象的混乱恐惧中,人们慢慢通过使用语言、技术等符号性的人工工具,来建立秩序以获得某种持久性。各民族的创世神话中通过语言,比如名字,最初被感知为混沌未知的内容,于是受到了某种智力标记。卡西尔将文化等同于人类认识自我的历史,这个过程是人类从对周遭的恐惧、无知、混乱中逐步探索世界而建立自我、认识自我的漫长历史,而符号形式则是贯穿这一特定人类发展视角的中心线索,作为符号形式的神话和语言一样,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是初民借以理解、解释世界,并进而创造和持有世界的人类精神功能。

讨论“危机”问题实则讨论神的起源。根据卡西尔的观点,原初人类与动物一样,来自自然并直接地与自然打交道,在长期的生命活动中,人类不断生长的生命冲动与情感力量驱使人类与外界形成强大的情感对立和张力。人正是由于将稍纵即逝的恐惧、希冀等强烈的内在感受性的全部力量集中在对象上,被由对象直觉所产生的情感所征服,产生了瞬息神的意象,即人面临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让人激动的消失,这种具体而个别的瞬息感受映象却逐渐地在记忆中保留下来,获得独立而持久的实体存在性,成为了人们敬畏的对象和主宰者各种活动的神圣力量。神话意识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意识本身突破自己的模式向更高级的思维形式过渡,在意识自身之中有一种动因,这是一种包含于自身之中的对立与否定的力量。神话思维的内在运动,在使世界变得可理解的过程中遇到自身内在的局限,导致了一种进步的趋势,把神圣的东西从世界上的感觉对象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们解释为一个理想的和超然的力量起源。

以希腊神话为例,我们可以略加考察这一思路。古希腊的三种神系,每一种神都是至高的。第一个是乌拉诺斯,第二个是克罗诺斯,第三个是宙斯。这三个神不可能是同时的,只能是相互排斥的,他们在时间上一个接一个地跟随。只要天

王星乌拉诺斯占据主导地位,克罗诺斯就不能,如果宙斯获得了统治权,克罗诺斯就必须退回到过去。因此,我们将这种多神教称为连续多神教(successiven Polytheismus)。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在《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中也提出类似的神灵起源说。例如他认为原始人类是从三类自然对象中形成神灵和上帝观念的。第一类是他们完全能够把握的物体,如石头、甲壳之类;第二类是能够部分把握的物体,如树木、山河等;第三类是可见不可及,完全不能触知的物体,如苍天、太阳、星辰等<sup>②</sup>。还有他向我们描述了神灵观念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即从单一神教(Henotheism)到多神教(Polytheism)最后演变为唯一神教(Honothieism)。他对这三者的区分和解释是:单一神教是对单个神的崇拜;唯一神教就是崇拜一个神,否定其他一切神;多神教就是崇拜众多的神,众神在一个至上神控制下共同组成神的政治团体。“单一神教”是缪勒观察比较了世界各种宗教后提出的独特概念,在“单一神教”阶段,人们崇拜很多单个的对象,有时是半实体的比如树木、山河、大地等,有时是非实体的比如苍天、星体、太阳、月亮等。在这些对象中,人们最初猜测有一种不可见的和无限的东西,而其中每一个都变成超越有限、超越自然、超越可理解的东西。简单来说,缪勒所谓的 Henotheism 就是指在许多民族宗教中信奉一个主神,但不否认其他神灵的存在。也就是人所信仰的对象是不动的,当下崇拜这个神,另一个瞬间信仰另一个神,即“对主神的轮换信仰(successive belief)”,以《吠陀》为例,缪勒认为初民尽其所能地赞美高山、树木、河流、大地、苍天、风雨和火,有了这些最高级的赞美,它们轮流成为最高的或至高无上的权能,同一位诗人的作品中,刚才还把太阳称作天地的统治者,转眼又把天和地看作太阳和诸神的父母。因为在发出这些赞美时,人们还不具有神这个词或观念。“单一神教”好比语言的方言阶段,人类社会先有方言,然后有语言,再然后有民族共同语言。缪勒考察的结果显示,在希腊、意大利、日耳曼都有单一神教的痕迹,因此单一神教并不是只在印度出

<sup>①</sup>Vico Giambattista. *The New Science*. Translated from the third edition (1744) by Thomas Goddard Bergin,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ew York, 1948, p.107.

<sup>②</sup>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金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现的偶然的现象。

卡西尔借用了语言学家乌西诺(Usino)的一个类似的概念叫“瞬息神”(momentary god),所谓“瞬息神”,是指在绝对的直接性中,个体现象被神化了,那一刻的人类甚至还没有最基本的类概念等理性思维的干预,你在你面前所看见的唯一的東西就是神,这样的神,在他的本源中,是一个瞬间的创造,这里摘录卡西尔的几段原文解释这种神话运思:

因为在神话形式中,思维并不是自由地支配直观材料,以便使这些材料彼此关联、相互比较;相反,这种形式的思维反倒被突然呈现在面前的直觉所俘获。它滞留在直觉经验中,可以感知到的“现在”如此宏大,以致其他万事万物在它面前统统萎缩变小了。

自我将其全部能量全部精力统统倾注在这个唯一的对象上,生活在这个唯一的对象中,沉迷于这个唯一的对象。

聚集所有的各种力量于唯一的一点,这一行动正在全部神话运思和神话表述的前提。当一方面全部自我都倾注于唯一的一个印象,为它而“着魔”,而另一方面主体与其客体即外部世界之间又有着最大限度的张力时,当外部世界不单单是被观察、被观照,而以单纯的直接性征服了人,使其全心充满了恐惧或希冀、惊恐或希望等情绪时:这时,就在这这时,电弧击穿介质,主客体之间的张力得以释放,以此同时,主体的兴奋情状客观化,变为神或怪迎面出现在心智的眼前。<sup>①</sup>

卡西尔更强调的是神话思维的渐进性蜕变,对整个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卡西尔来说,神话与宗教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他将宗教从神话魔幻领域的出现与个人主义的诞生联系在一起,并将这种发展视为哲学思想创造的先兆。不仅基于在危机中的恐惧,而且还基于表达人类自由的一种新的积极的理想,努力从神话的维度中解放出来,以便创造一种更深刻和更有意义的宗

教体验。“所有高级宗教所能创造的最大奇迹之一,就是从最原始的观念和最粗俗的迷信中,发展出他们的新品格,他们对生命的伦理和宗教解释。”<sup>②</sup>秉承这一条核心思路,卡西尔1944年在美国出版的《人论》中开篇第一章标题就是“人对他自己的认识方面的危机”。德尔菲神庙的神谕“认识你自己”被卡西尔视为一个无上的命令,一个最终极的道德的和宗教的律则。卡西尔的“危机”概念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考之上: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实现自我的第一个必备条件,为了真正享受我们的自由,人类思维永远在尝试打破这种不自由的危机,即客体世界对于“我”(主体)的绑定与桎梏。起初混沌暗黑的世界伴随那模糊不清的感官印象和情感汹涌而来,引发初民心理上的巨大惊惶与不安。如此,神话作为最初的人类对宇宙的理解和解释,是一种最初的自然求知的本能。

在第二卷《神话思维》中,可以考察到卡西尔不断地使用“危机”(crisis),很显然他的方式与谢林有关,下面列举以便理解:

只有在向多神论发展的过程中,这个“其他的神”才得以实现:宗教意识经历了分裂、分化和内在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众神的多样性只是一种比喻的表达。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发展使人从相对的一上升到真正受崇拜的绝对的一。人的意识必须经过多神论的分裂和“危机”,才能区分真神本身;即那保持一和永恒的神,从最初的神而来,现在认为最初的神是相对的、只是暂时永恒的。没有第二个神,没有对多神论的诱发,就不会有真正的一神论的进展。<sup>③</sup>

神话、宗教意识的发展,并不依赖外力,正是人的心智的产物,自然本身没有善恶也没有真的妖魔神仙,是人的这种神话意识对自然进行了联想与划分,这是一种谢林所说的源出于意识自身之内的、支配他的力量。同时,“危机”作为人类意识自身的不断分裂、对立、进阶的描述,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神话中,一开始那些体现神话特

①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64页。

②Ernst Cassirer. An Essay On M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136.

③Ernst Cassirer. Mythical Though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7.

殊品格的形象,根本没有把人、神、兽做出截然的区分,变形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在埃及宗教中,诸神都表现为动物的形态,天空被描绘成牛,太阳被描绘成雀鹰,月亮被描绘成鸮,死神被描绘成豺,水神被描绘成鳄鱼。在印度的《吠陀经》中则发现神的描述拟人手法是主流的,但还有更古老的拟兽手法也并存。再晚一点当清晰的人形出现在神话中时,北欧神话中掌管文化、战争、死者的最高神——奥丁(Odin)则可以任意地在人和动物之间切换变形,有时是鸟,有时是鱼,还有时是虫。在古希腊宗教里,阿卡迪亚人的主神是马、熊还有狼,谷神、海神是马头人身,牧神是山羊的身躯……混血杂交、人身四腿兽在今天保存的古代造型艺术中也触目皆是。卡西尔指出,几乎可以在神的造型中,一步步追寻这种人类发现自身、看到人本身特殊观念的演变。直到希腊雕塑艺术,这个时刻是人类迈出的关键一步,古希腊雕塑中神的形态其实是完美的人形,标志着神本身的崭新形态以及人与神之间的崭新关系。而究其原因,是什么促成这一划时代的成果产生?是危机,是那个人类意识里关于对自身认识的危机,这个时

期的诗歌(史诗)与艺术(雕塑)共同经历这个危机,不仅如此,还共同推波助澜,使危机变得成熟、明朗。诗歌和神话的形成并不是原因和结果那样简单互存的关系,一个也并不简单地先于另一个,它们是同一文化发展的不同代表。谢林写道:“通过对诸神表象的区分,我们获得了意识上的解放。”<sup>①</sup>

诸神的神话理念进入到希腊史诗和历史写作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从神话到神话学的过渡,发生在荷马、赫西俄德时期,尤其是希罗多德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危机”的概念,恰恰是指“通过神的观念的分化”的一种解放发生的时刻。在“危机”之前,宗教体验被一种无声的紧迫感所主导,现在却用诗歌来表达,或者用散文的语言来描述。正是这种表达的行为使主体与构成思想的内容保持最小的距离。这种解放的理念是通过从无声的紧急状态过渡到清晰的、符号化的精神内容而实现的,这对卡西尔来说非常重要:神话思维的视角,以及构成神话意义语义场的特殊语义区别,都是文化发展的产物。因此,按照卡西尔的观点,神话思维已然是文化的,而绝不是原始的。

## On Mythical Thought of Cassirer

WANG Yu<sup>1,2</sup>

(1.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Cassirer believes that the entire culture of human beings is an infinite continuous symbolic form reflected in their mind. Myth, as the first mental imagination, is the way for human beings to grasp and interpret the world. This “spiritual image” and “symbolic form” is associated with a certain “transcendental” mechanism of the mind, and it was initially presented as mythical thought. However, as a rule, mythical thought essentiall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human spirit, and then creates all things in the fields, such as religion, art, history, and science. Therefore, Cassirer regards myth as the matrix of various cultural forms. The origin of myth is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and all things, as well as the order and wisdom. With the occurrence of origin, human self-consciousness has experienced a continuous crisis. Through the internal movement of mythical thought, human beings gradually gain knowledge of the world and self from the ignorance and chaos by mythical thought.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myth is cultural, not primitive.

**Key words:** Cassirer; mythical thought; origin; crisis

(责任校对 王小飞)

<sup>①</sup>Ernst Cassirer. *Mythical Though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196.